



蘇聯出版事業簡史

納扎羅夫著



時 代 出 版 社

蘇聯出版事業簡史

蘇聯 納扎羅夫著

高長榮 李金聲 邱則午 張造勳 譯

章錫琛 校訂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2

1—2,700册 定價(5)0.46元

定價 0.46 元

目 次

前言	3
第一章 書籍的社會意義	5
第一節 書籍和社會	5
第二節 革命前俄國的書籍	11
第三節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書籍	29
第四節 蘇聯的書籍是全體人民的財產	37
第二章 國內戰爭時期蘇維埃出版業的產生及其 發展	42
第一節 蘇維埃政權在出版方面的最初措施	42
第二節 最初的蘇維埃書籍出版機構	48
第三節 國家書籍出版社的創立	58
第三章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蘇聯出版業	74
第一節 新經濟政策和書籍出版社的改造	74
第二節 書籍出版數量的增長	82
第三節 書籍出版物主題的主要方向	87
第四章 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時期的蘇聯 出版業	97
第一節 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	97
第二節 黨關於出版問題的主要指示	103
第三節 出版系統的改組	107
第四節 書籍的出版數量和選題	114
第五章 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逐步過渡到共產主 義時期的蘇聯出版業	124
第一節 第二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和	

出版系統的進一步鞏固·····	124
第二節 書籍出版物的出版篇幅和選題·····	131
第三節 出版業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發展·····	142
第六章 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出版業 ·····	150
第一節 書籍在前綫和後方·····	150
第二節 書籍出版物的出版數量和選題·····	154
第七章 蘇聯出版業在戰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 發展 ·····	164
第一節 戰後五年計劃及其完成。出版社的恢復和 發展·····	164
第二節 書籍出版物主題的主要方向·····	180
第三節 各加盟共和國書籍出版社的發展·····	192
第四節 爲進一步提高出版物的思想水平而鬥爭·····	207

前 言

列寧和斯大林的黨，特別關懷不斷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向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創造祖國豐富的精神文化。從蘇聯書籍出版業規模的宏大，也可以看到這一點。

蘇聯的書籍出版業同資產階級世界多數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書籍出版業根本不同。蘇聯的書籍出版業是為人民的切身利益，為共產主義的建設事業服務的。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黨及其中央委員會經常的英明領導下，隨着蘇維埃國家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人民羣衆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蘇聯的書籍出版業正在不斷地發展和改進。除中央出版社外，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出版社在實現列寧和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礎上也一天一天增長和發展起來；在蘇聯出版物中，用各民族文字出版的書籍佔有重要地位。

蘇聯書籍出版業經歷的發展道路是十分光榮並且具有教育意義的。它的歷史應當成為全體出版工作者的財富。

這本「蘇聯出版事業簡史」，試圖總結蘇聯出版社過去的經驗和統計材料，使讀者根據這些經驗和材料，對只有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出現的新型書籍出版社的重要發展階段，能夠獲得比較全面的概念，從而認識到出版社所要完成的任務是多麼重大和崇高。

著者不準備分別敘述各出版社的歷史。至於像蘇聯印刷業的發展、出版業的經營以及書籍的設計和印製問題，雖然對出版社也有重要的關係，可是因為涉及專門的範圍，所以也不想加以敘述。

著者不敢奢望對出版業的歷史作十分完整的敘述，只希望這本「簡史」能够補充在這方面至今還留着的空白，並且對於蘇聯的出版社和印刷廠工作者，圖書館員，高等和中等出版印刷學校的師生，書籍的編輯者、生產者和發行者多少有些幫助。

本書是根據著者在莫斯科印刷學院和列寧軍政大學授課的講義寫成的。

第一章 書籍的社會意義

第一節 書籍和社會

人生從幼到老都離不開書籍。每一個人都從書籍受到教育，洞悉大自然的秘密，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形成自己的性格和志向。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和真正教育意義的書籍，能够把光明和知識供給讀者，提高他們的覺悟，達到當前最進步的思想水平。這就是人類天性愛好書籍——知識、文化和教育最深遠的源泉——的原因。

人類自古以來，就極讚揚書籍。中國古代有句諺語：「讀未見書，如交新知；讀已見書，如逢故人。」[●]無論從古代文人的著作或從後來歷代思想家的著作裏面，都可找到對書籍的高度評價。

古代俄羅斯的許多文獻，俄羅斯的卓越作家和學者的著作，都指出了書籍在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十一世紀初，一個俄羅斯編年史家寫道：「讀書的益處很大……因為書籍像供給飲水的河流，是啓發人類智慧的源泉。」（拉夫林吉耶夫編年史，一〇三七年）。

古代俄羅斯文獻「蜜蜂」（十四世紀）的著者寫道：「人沒有書好像鳥沒有翅膀。鳥沒有翅膀不能高飛，人沒有書籍智慧就不能增長。書的字句就是陽光。」[●]

在一本十七世紀出版的俄羅斯書籍裏，不但把書比做陽

● 施列布金編：「書籍頌」，彼得堡，一九一七年版，第七五頁。

● 同書，第五頁。

光，而且認為比陽光更重要：「……黑雲可以把陽光遮沒，可是書籍的光芒什麼也不能掩蔽。」^①

偉大的俄羅斯外科醫生皮羅果夫說：「書就是社會：一本好書就是一個好的社會，它能夠陶冶人的感情和氣質，使之高尚。如果你告訴我你正在看什麼書，我就可以知道你是怎樣的人。」^②

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普希金把書籍稱為「精神食糧」；別林斯基說「書籍是我們時代的生命」，赫爾岑把書籍比做「一代人給後一代人的」遺言，比做「交班哨兵傳給接班哨兵的」口令。

高爾基稱書籍為「世界上最偉大最不可思議的奇蹟」之一。他說：「……一個漠不相識的人，同我們遠隔千里，見了面也言語不通，但在紙上，用了三十來個字母一類的符號，經過各式各樣的組合，我們一看就能了解他的一切話語，思想、感情和形象的意義，欣賞他對自然景物的描寫，讚嘆他美麗的辭藻和鏗鏘的聲調；雖然他和我們相隔天涯，素不相識；無論這人的思想是否同我們相同，一了解了他的生活，我們有時會感動得流淚，有時會怒目切齒，有時想入非非，有時對着花花綠綠的紙頁發笑。」

人類在走向未來的幸福和富強的道路上，書是他們所創造的一切奇蹟中最複雜最偉大的奇蹟。^③

在印刷術還沒有發明的時候，書籍早已是表達社會意識的重要工具，在發展政治、倫理、法律、審美、宗教的思想和見解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等到印刷術發明以後，書籍的社會意

① 「書籍頌」，第七頁。

② 同書，第七——七二頁。

③ 「國際文學」，彼得堡，一九一九年版，第五頁。

義更加提高。馬克思認為印刷術是文藝復興時代最偉大的發明；它是發展和鞏固資產階級社會關係的基本前提之一。全世界卓越的思想家都深刻地了解到這件事對於社會和文化進步的意義。如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卡朗金，認為發明印刷術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最重要的時代之一[●]。最偉大的法國作家雨果，甚至把印刷術的發明認為是「一切革命的胚胎」[●]。

從前只有僧侶階級代表和封建貴族上層才能得到的書籍，由於印刷術的發明，已能深入到城市各階層的廣大人民中和農村中去了。一切社會思想和一切科學和技術的發明，都靠書籍而得到普遍、迅速的傳播。因此，書籍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成為政治鬥爭和文化發展的有力武器。

可是在階級社會裏，書籍的思想內容和目的都是帶有階級性、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只有某些科學和技術書籍，在一定限度內才反映了自然界客觀的發展規律，反映了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不以各個歷史時代社會制度的性質為轉移的客觀真理。在前資本主義各時期，書籍曾經起過階級鬥爭的武器的作用。到了資產階級統治時代，書籍和其他各種出版物，都被用來向封建主義及僧侶反動派進行鬥爭。隨着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矛盾的加深，文化的階級本質，自然也包括書籍的階級本質，表現得就更加明顯了。

在資本主義統治時代，文化——全體人民創造性的努力的成果——達到封建主義所萬難比擬的高度，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深入到居民中的各民主階層。但是儘管如此，文化也並不因此喪失其階級本質。恰恰相反，一切精神的和物質的文化寶

● 「書籍頌」，第六九頁。

● 「巴黎聖母院」，蘇聯國立文學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第一六一頁。

藏，都為資產階級服務，成為資產階級進行統治的支柱之一。列寧在談到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對文化的態度時說：「他們（指資本家——著者）把人類偉大的驕傲——知識——變成剝削勞動人民的工具……。」[●]

書籍本身也被他們當作剝削工具。資本家壓制一切先進的和進步的東西，對書籍中所表現的異己思想和見解加以兇惡的摧殘，因此極力使出版事業完全符合統治的剝削階級的利益。

只有在科學、文化屬於人民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社會條件下，書籍才完全表現出最大的進步力量。在消滅了剝削者和寄生者的蘇維埃社會中，書籍充滿了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新的內容。

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創建者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特別有力地顯示出書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蘇維埃國家的創建者認為書籍的作用是在於向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實現文化革命，用先進科學武裝人民。一九二〇年，列寧對共青團講話時說，每一個青年都應當明瞭，「祇有在現代知識基礎上」才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如果青年「不通曉這種知識，那末共產主義就始終不過是一種願望而已」[●]。大家知道，列寧對於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書籍出版事業是多麼注意，他向書籍出版者和發行者提出了多麼高的要求。

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同志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工人階級如果不善於擺脫沒有文化的處境，不善於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不能掌握科學和不善於在科

● [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六卷，第三九九頁。

● [列寧文選]兩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卷，第三〇六頁。

學的基礎上管理經濟，就不能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¹●

蘇聯出版界的成就應當歸功於斯大林同志。斯大林的言論和斯大林的著作，給蘇聯的著作者和出版者指出了他們應當遵循的政治方向。在這些言論和著作裏，他們可以找出，斯大林對於出版全世界在思想和科學上最進步、最優秀書籍的光榮而艱巨的事業，所給予的必要幫助和指示。

列寧和斯大林的全部科學和政治活動，都同書籍有密切的聯系，這就可以知道他們怎樣重視書籍的作用，怎樣重視政治觀點正確、目的崇高的出版物對於動員羣衆反對資產階級世界的黑暗反動勢力和建設共產主義的作用。列寧和斯大林是不朽著作的著作人；這些著作的印數已達數億冊，幾乎用世界一切文字出版。他們是蘇聯過去和現在出版的許多書籍的編輯人，在爲人類進步和勞動人民利益而巧妙地運用出版物這個有力的武器上樹立了最偉大的榜樣。

從列寧和斯大林對出版物的高度評價，可以看出全體蘇聯人民對書籍的態度。在蘇聯，已經消滅了階級社會中原有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兩者間本質上的一切差異也正在逐步消除。所以不但職業上同書籍有關係的知識分子，就是一般體力勞動者，也都深刻了解書籍對於共產主義建設的作用。在我國，書籍已經成了蘇聯人民真摯的朋友。在社會生活越是緊要的時期，人民需要書籍就越迫切。這從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特別明顯地可以看到。當時在前綫，書籍成了戰士們戰鬥裝備中必需的東西，在後方它完成了組織、宣傳和鼓動的偉大任務。

大家知道，當時前綫上常有這樣的事情，戰士在困難的環

●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一一卷，第七六頁。

境中，往往拋棄了一切日用必需品，却把愛好的書籍緊緊地留在身邊。在戰鬥的艱苦條件下，書籍成了蘇軍各部隊經常的伙伴，受到特殊的愛護。在許多文物紀念館裏，可以看到幾十本染上在戰鬥中傷亡的書籍主人——蘇軍戰士和軍官——鮮血的書籍，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蘇聯，書籍成了人們不可缺少的東西，成了人們在工廠、礦山、作坊、鐵路、科學機構和集體農莊進行創造性和建設性勞動的伙伴和助手。書籍用知識和蘇維埃先進科學的成就把勞動人民武裝起來。現在試舉一例說明我國革命後書籍使用的發展情況。

革命前，在一個大的村鎮——梭菲因諾村（從前的莫斯科省特洛依茨縣）裏，總共只有三個人（兩男一女）進過中學。村中百分之三十的農婦根本沒有唸過書，直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她們才開始認字。兩位小學教師，是那裏僅有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於官辦的兩家酒店和三家飲食店時常發生的吵架漫罵等粗野行爲，沒有起一點作用。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梭菲因諾村每逢節日，不斷發生鬥毆。全村沒有一所圖書館，有些家庭偶爾有幾本書，也決不能滿足少數渴望書籍和知識的人的需要。

現在，梭菲因諾村成立了「火焰」集體農莊。村裏的成年人全都識字了，兒童們都進了當地的初級中學。醫療站、獸醫站和放映有聲電影的俱樂部都設立起來了。村圖書館擁有五千冊藏書。已經有近七十個集體農民成了工程師、醫生、教師、無線電報員、飛行員、汽車司機和拖拉機手。在本村工作的知識分子，有教師、醫務人員、獸醫師、動物飼養員、農業技師、圖書館員、俱樂部主任和集體農莊試驗室主任等共三十人。

書籍成了集體農莊領導者和一般莊員的生活必需品。他

們最感興趣的是農業技術、養畜、果樹栽培和園藝書。可是他們閱讀的不光是農業書籍，由於對於政治生活的興趣日益濃厚和積極參加共產主義建設，關於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和其他政治、歷史、文藝書籍，也都喜歡閱讀。

梭菲因諾村是我國的一個典型例子。

在蘇聯，很難甚至不可能找到說這種話的人：我用不着書，沒有書我也會過得很好。法姆索夫一類玩世不恭的人以及他們那種沒有頭腦的哲學「把所有的書都拿去燒掉吧！」，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蘇聯人都明白書籍的作用。他們知道只有在科學的基礎上才能正確經營工農業；只有依靠好書才能提高文化水平，培養共產主義精神。

第二節 革命前俄國的書籍

資產階級的書籍研究者，不顧歷史事實，企圖把書籍說成是與階級鬥爭毫無關係的東西。這只要一看革命前俄國學者關於書籍理論的幾本著作，就可以得到明白的答覆。

十九世紀末，人們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和生產中已經開始日益積極地利用書籍，它成為歷史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那時有關俄國書籍歷史的專門著作已開始出現。其中最主要的是說明書籍美術、技術和生產上某些具體問題的通俗讀物。革命前作家的最值得注意的著作，有布爾加可夫的「書籍出版與印刷術史畫冊」、巴赫加洛夫的「古俄羅斯書籍史」、里布洛維契的「俄國書籍史」（兩卷）、加特楚克的「俄國書籍印刷業簡史」、特魯巴切夫的「俄國印刷業的過去和現在」、鮑日亮諾夫的「俄國書籍印刷業簡史」和基托夫的「俄國印刷書籍和手抄書籍簡史」。

這些著作所談到的，有書籍的起源，書籍的技術和美術的

發展、書籍的藝術性、書籍的印刷和發行等，以至還可使讀者從而了解書籍對人的重大作用。但決不能使讀者因而了解書籍的社會作用，書籍是階級鬥爭的武器，是影響階級鬥爭發展的工具，並且是隨着各個統治階級的需要而變化的工具。資產階級的學者決不會也決不想說明書籍的真正作用。他們執行統治階級的命令，把自己的研究大部分局限在書籍的形式問題，即書籍印製的美術和技術問題上面。

甚至對書籍的社會意義了解得最深刻的文化人，至多也只把書籍認為是為整個人類、整個社會服務的工具，沒有去推究社會本身的階級性，和作為階級鬥爭銳利武器的書籍的重要作用。他們對於社會的唯一區別法，是把社會分為「好人」和「壞人」。

對於書籍有比較深刻的見解的，是俄國文化界的傑出人物魯巴金。他在二十世紀初期，對於向人民宣傳進步書籍和開展俄國的自學教育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

魯巴金在談到書籍的本質時，把書籍比作斧頭，他說：「斧頭是一件有用的工具；利用這件工具，可以做出最好的事，但同樣也可以做出最壞的事：既可以建造最好的房屋……也可以砍掉人類最偉大的天才的頭。」

他對書籍的看法是：在有些人手裏，書籍「是使生活擴大和加深的武器，爭取光明和自由的武器；在另一些人手裏，却是反對這些原理的武器，壓制精神和掩蓋光明的武器，壓迫和強制個性的武器……」●

魯巴金的看法雖然基本上是正確的，可是並不是從書籍的社會作用出發，只着重在著作者個人的品質。在他看來，一

● 魯巴金：「在書籍中」，聖彼得堡一九一一年版，第一卷，第一頁。

一切都離不開個人，因為「個人是自然界的中心，一切現象和人類歷史的一切因素，都環繞它轉動，人就是重心」[●]。

魯巴金所以對書籍的本質會作這種的分析，完全由於對歷史過程抱着唯心的觀點，過高估計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忽視社會關係的客觀發展進程。他不了解每個人的行動都受着社會發展規律、首先是階級鬥爭規律的約制，而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以前一切階級社會發展基礎的基礎，因而他就把書籍看做只是個人的工具。

已經到了蘇維埃時代（一九二六年），著名的書籍學家之一庫法耶夫教授還在極力避免談論書籍的社會性，他說：「書籍的本質是精神的」，「書籍的實質是文字，決定書籍的好壞是個人」。「文字產生書籍，正如宙斯頭腦裏面產生雅典娜」[●]。他誤認書籍本身是具有內容和生命力的東西，同歷史發展過程中基本的和決定的因素階級鬥爭無關。

庫法耶夫從哲理上推究：「風暴和戰爭即使不斷地包圍着書籍，『書籍』本身却不會遭到什麼災難；書籍像原始人的箭一樣，是史學家的文獻財產，儘管史學家有時也會是批評家或政治家等。」[●]

庫法耶夫說文化是書籍出版業發展中的決定性因素，他追隨資產階級學者之後，絕對不談：階級社會中沒有、也不會有為社會各階層所共有的全民文化。其實，「在每個民族的文化中，都有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文化成分，雖然這些成分並沒有發展；因為每個民族中都有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他們

● 魯巴金：「在書籍中」，聖彼得堡一九一一年版，第一卷，第七頁。

● 宙斯是希臘神話中最高的天神，雅典娜是女神，據神話說，雅典娜是從宙斯的頭腦中生出來的。——譯者註

● 庫法耶夫：「書籍哲學問題」，一九二四年版，第二一頁。